

《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》 ——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父母用错了方法

系统的一环出现问题会导致另外一环也出现问题，而这个问题的改变也会使其他事物改变。

今生相遇都是过往的重逢。生活中的一切，都是自己和自己关系的相遇，都是在重复着以前的经历，同时，也在用生活中的所有遇见来唤醒曾经的经历。懂得并接受这个道理，就能够从经历中发现自己、看到自己，并不断完善自己。

我们来此一生的目的，就是要修好自己，拥有一个比以往更好的自己。这个自己不是指身体上的，而是指精神上的自己，这是作为人的觉悟，是一个修行的过程。

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生活就是道场，外在的家族系统反映了人内在的系统。人都是通过外在家族系统的链接实现内在系统的链接。我们与父母的关系，是天地人的关系；我们与孩子的关系，是能量的关系；我们与祖先的关系，是自然的关系。这也就是老子提出的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规律。

在生活中，只要我们注意观察，就可以发现这些规律。这样的规律中存在着一精神秩序，约束和影响着人的生活，而这一切都符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原理，也就是说你在宇宙中投入一个力就会得到一个等量的反作用力。所以古人讲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。”

每个人的内在与外在都是一个对应的系统，同样的，每个人与宇宙万物也在同一个大系统里，这就是老子所说的“与天地同根，与万物为一体”的道理。

生活是思想的实验场，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状况，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找寻智慧、感受幸福和快乐。人难以超越的是心灵，但只要我们把心门打开，在生命中不断释放自己，就能够走出思想上的误区和障碍，获得思想的升华和自我的提升，从而找到真正的人生智慧，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自我，带给周围的人、事、物满满的正能量。

要懂得通过对外部系统的塑造帮助孩子创造好的内部系统。我们要提升觉悟，不断完善自己，尽力疏通家族系统中的各种关系，通过清除过往的情绪种子、与先祖的链接、与父母的沟通、与孩子心灵的交流，为孩子打造一个良好的家族能量场，成就完美家族系统，使家族能量得到更好的传承。

我们每一个人——包括我们的孩子，都有一股强大的精神能量。如果是支持、推动的能量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和孩子顺利完成

今生相遇都是过往的重逢

◆出版社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◆作者：包丰源



29

成自己的目标或实现自己的理想；如果是拉力、阻力就会使我们或孩子的生命中呈现更多挫折，甚至使一些看似可以达成的事情不能达成……这就是家族能量——它看似无形，却远远要比人在意识上的百般努力强大得多，时刻影响并左右着我们的人生。

世间的万事、万物、万法都有其深刻来源，没有无根之木，也没有无源之水。事物中都存在着一种平衡。

作为家族系统中的一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家族能量的影响和作用，而作为家族中的新生命，孩子往往是受影响最大的。

这提醒我们：孩子的问题都是一种对父母或家族成员表示不满的无声语言。

孩子小的问题来自父母，大的问题来自家族系统。

作为父母，我们要学会正确面对孩子的问题，在接受、感恩与链接的过程中提升觉悟。如果懂得孩子的一切状况都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有机会看到自己，如果父母能从孩子的状况中看到或者觉悟到自己的状况，有效找到在家族中或自己身上的错误链接，及时将其完善或断开，孩子的状况就会很快得到提升。

其实，孩子和父母是一种互助关系。孩子是父母提升或者发现自己的最好方式，父母的改变就是在创造孩子的不同。为了孩子幸福而努力的父母，他们的伟大在于有不竭的动力让自己和家庭由此改变。在行动中提升家族能量，这个意义极其深远。

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 ——农村女孩北漂暴富后的迷途人生

因为一架钢琴重新变成孤魂野鬼

◆出版社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◆作者：石一枫



14

豁子告诉我说：“当时我们刚刚把摊儿盘出去，租了个门脸房，手里就剩两万多块钱准备到广东上货呢。我刚开始也好好劝她来着，我说就算你真喜欢‘音药’，你能保证自己变成钢琴家靠它吃饭吗？顶多是一业余爱好，想买也得等挣了钱再说呀。可她就是不听，跟疯了似的，我把钱锁抽屉里她愣拿改锥撬开了……说实话，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人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……”

至此，我总算知道了豁子当街暴打陈金芳的前因后果。实话实说，仅论这桩事情，大部分人都能体会到豁子的委屈和苦衷。他浪子回头，对陈金芳仁至义尽，这样的故事简直像是从九十年代的香港烂片儿里扒出来的——可惜遇人不淑，满腔热血奉献给了一条欲壑难填的白眼儿狼。

但再想到陈金芳，我固然不能否认虚荣、肤浅这些基于公序良俗的判断，但仍然感到了一股难以言明的悲凉。她曾经像孤魂野鬼一样站在我窗外听琴，好不容易留在了北京，却又因为一架钢琴重新变成了孤魂野鬼。

滑稽的是，力劝陈金芳买钢琴的那位“辅导老师”，我也是认识的。那人水平其实还算可以，给不少小有名气的美声歌手当过伴奏，只不过说话办事完全像个神棍。他有个副业，是充当一家日本琴行的“顾问”，说白了就是推销雅马哈钢琴，为了那点儿提成，每当遇上傻乎乎的妇女儿童，他都会摩挲着人家的手惊叹：“这跨度，这力度，不弹钢琴就是暴殄天物。”

我自然还联想到了自己学习音乐的经历。与陈金芳相反，我自打懂事儿伊始，

就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。我没有选择爱好的权力，因此感受到了和陈金芳相同的、孤魂野鬼一般的寂寥。

最戏剧性的，莫过于我们俩人的结局：无论幸运与否，到头来都与音乐无缘。这么想来，当年我们那演奏者和听众的关系，又是多么的虚妄啊，虚妄得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才好。

我那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，自己的钱花光了，又揪着豁子的脖领子，抢了他的钱包继续买酒。豁子也喝高了，他嘴里吹着哨儿，把作废的帕尔曼音乐会门票掏出来，用打火机点着，和我对火儿抽了根烟。

火苗把酒吧老板吓了一跳，他果断地把我们轰了出去。出了门，豁子犹在搂着我的肩膀抒情，含混不清地说“你这个朋友我交晚了”，则把他甩在马路牙子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自从那次见过豁子，陈金芳在我的生活中便彻底断了音信。我到底没弄清她去了哪儿，也不再关心她去了哪儿。没想到，当我把她遗忘之后，陈金芳却又回来了。

在帕尔曼第三次来华的音乐会上偶遇后，我和陈金芳并没有马上建立起联系来。原因很简单，我本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。我离婚了。

离婚的责任当然在我，对于这一点，我从不讳言。经过多年的自我培养，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子。大学凑合着毕业以后，我父母最后对我尽了一次心，把我塞进了一家早涝保收的国有事业单位，但只干了一年多，我就辞职了。打着“献身艺术”的旗号，我一边写着电影评论，一边做起了小剧场戏剧策划。在文化产业虚假繁荣的大背景下，我的几个创意还真被搬上了舞台，但很快，我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。更要命的是，我跟几个编剧、导演合股创办的那家皮包公司转眼就真的只剩了一只皮包，包里装着几部胎死腹中的剧本，此外还有一把欠条和两张法院传票。吃完散伙饭，我回到家，醉眼朦胧地问我老婆茉莉：“你在那个外企到底混得怎么样？”

结婚以后，这是我第一次打听她的收入，听到的数字差点儿把我鼻子气歪了——早知守着这么个金矿，我还出去瞎折腾什么呀。进而，我潇洒地宣布：“那我可开始吃软饭了啊。”

茉莉真是个体骨柔肠的好姑娘。当初要跟我结婚的时候，她家人就不同意，可她被猪油蒙了心，愣是谎称怀孕跟我把证儿领了。我辞职“搞文化”那阵，整天跟她云山雾罩地吹牛，而她却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早已经提到了高级职员的位置。这是在照顾我那脆弱的自尊心呢。

《八卦医学史：不生病，历史也会不一样》 ——穿越时空的超级诊断 医生也不一定知道的历史真相

漫谈中国的饮酒恶习

◆出版社：鹭江出版社
◆作者：烧伤超人阿宝(宁方刚)



32

但实际上，真有这么潇洒吗？

古代酒的酿造，主要靠发酵法，这种办法酿造的酒的酒精含量相对较低，提高酒精度的办法只有靠延长发酵时间，所以酒的储存年份越高越值钱。在李白那个年代，酒的度数在3~15度之间，度数高的属于窖藏时间特长极其贵重的，一般在酒肆喝的酒应该就三五度的样子，和现在的啤酒差不多。至于斗，唐代的斗分大斗小斗，大斗大概是5000毫升，而小斗也就2000毫升左右的样子，当时盛酒一般是用小斗。北京的燕京啤酒每瓶600毫升。能喝4瓶燕

京，就可以和李白单挑了。

高度酒是蒸馏法问世以后才有的，利用酒精易蒸发的原理，将发酵酒加热蒸馏，收集酒雾重新凝结，得到的蒸馏酒度数比发酵酒大大提高。蒸馏法问世时间有争议，但大规模应用是明朝时候的事。

再说这个诗百篇，且不说夸张不夸张，就算真能做到也没啥大不了的啊。我喝四五瓶啤酒写不了一百首诗，但给你刷一百篇微博还是没问题的。李白写了一辈子诗，最后流传下来的也就900多首精品，其他失传的部分或许不乏精品，但我想绝大部分水平一般，这“诗百篇”里基本不太可能有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这样的传世之作吧。

至于这个“天子来呼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就更不值得夸奖了。这分明就是喝酒误事啊，这不和外科医生“主任来呼不上台”是一个性质吗？

关于这个上船，有几种不同的解释，我比较倾向的说法是“船”是古代对扣子和衣襟的称呼，不上船，就是不扣扣子不系衣襟。那我们想象一下李太白接到皇帝召唤时候的德行吧：四五瓶啤酒喝得烂醉，衣冠不整，敞着扣子露着胸毛，说不定还光着膀子挺着脚丫子，满口醉话胡说八道。你说，如果你是领导，你会重用这种人吗？难得他还好意思整天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。

事实证明李白在政治上确实是极其糊涂的，安史之乱时他脑子进水进入永王幕府，参与了永王谋反，最后被流放夜郎，幸

亏后来朝廷大赦天下才得以返回。回来不久就死了，史载是醉死的，还有一说是喝醉了跳到江里捞月亮淹死的。

很多人觉得这种死法很浪漫，我觉得这种死法很脑残。

李白除了写诗基本就是一个二货，而白居易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白居易有一篇流传千古的作品，记载了一次流传千古的酒宴，那就是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的《琵琶行》。这首诗的文学价值自然是不用说，但这个酒宴反映的白居易的人品却很成问题。

白居易当时被贬为江州司马，这个职务大概相当于市公安局局长之类，这个官职我这种平民百姓觉得够大了，但人家白乐天看不上。本来嘛，被贬之后心情不好发发牢骚也能理解，那么白居易都抱怨什么呢？是大志难以伸展？是忧国忧民？不是的。

他抱怨的是地方太艰苦，没有卡拉OK等高级娱乐场所：“浔阳地僻无音乐，终岁不闻丝竹声”；抱怨住宿条件太差：“住近湓江地低湿，黄芦苦竹绕宅生”。而满腹牢骚的白居易干脆就消极怠工泡病假，“我从去年辞帝京，谪居卧病浔阳城”。

牢骚太多心情不好，就喝不下去了，于是“醉不成欢惨将别”，结果却“忽闻水上琵琶声”。

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当事人的身份与场合，白居易是堂堂的国家干部，而对方是一个丈夫出门在外的有夫之妇，而当时的时间是夜晚，地点是江上而不是家里。你说，这种情况下“移船相近邀相见”，合适吗？

今宵一谜

□一直从政清正，所以得人心(字)
□昨日谜面 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

杨合清
□谜底 小白领